

BATTLE OF BRITAIN

|EAGLE| 宋宪铃◎编著

不列颠空战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BATTLE OF BRITAIN 不列颠空战

|EAGLE| 宋宪铃◎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不列颠空战 / 宋宪玲编著. —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13.10
(二战目击者)
ISBN 978-7-5484-1522-0

I. ①不… II. ①宋… III.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役—空战—通俗读物 IV. ①E195.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76850 号

书 名: 不列颠空战

作 者: 宋宪玲 编著
责任编辑: 曲 宁 韩金华
责任审校: 李 战
装帧设计: 先知传媒

出版发行: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社 址: 哈尔滨市松北区科技一街 349 号 3 号楼 邮编: 15002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网 址: www.hrbcbbs.com www.mifengniao.com

E - mail : hrbcbbs@yeah.net

编辑版权热线: (0451) 87900272 87900273

邮购热线: 4006900345 (0451) 87900345 87900299 或登录蜜蜂鸟网站购买

销售热线: (0451) 87900201 87900202 87900203

开 本: 787mm × 1092mm 1 / 16 印张: 16 字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 978-7-5484-1522-0
定 价: 25.00 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 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服务热线: (0451) 87900278
本社法律顾问: 黑龙江佳鹏律师事务所

总序

——那些亲眼见证战争的人

战争。

战争毁灭了一个时代，战争也创造了新的世界。

它是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出现过的最大的灾难。在它面前，无论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还是一支军队、一群百姓，又或者只是一个家庭、一条生命，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它可以瞬间削去一座山或者改变一条河流的走向，也可以在转眼间毁掉一座城市以及城市中所有人的生命。

当我们仰视战争这一庞然大物，不禁要从心底发问：它，究竟是什么？

以往那些关于人类战争史的书籍，大多只是着眼于所谓的战略大局，把关注的焦点以及注意力全都放在领袖或者主战将帅的身上，试图从全方位的视角入手，去展现炮火纷飞、风云变幻的战争场面。这样的作品看得多了久了，难免会让人产生一种疏离感，仿佛书上所说的一切都是“神灵”打架，与我们“凡人”无关。

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在编纂这一系列丛书时，专门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以及多部由个人撰写的战后回忆录，尽量真实地虚拟了一系列战争中的人物形象，即所谓的“目击者”。

这些“目击者”大部分是那些亲历战争或者亲眼见证了历史的普通人，本书就是要让这些对战争和战场有着最真切感触的人来告诉世人真正的战争究竟是什么。

在本系列丛书中，战争不再只是那些冰冷惨烈的大事件的陈列和堆积，而是可以融入更可以引起共鸣的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读者可以与普通士兵们一起摸爬滚打、流汗流血，也可以与那些元帅将军一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既感受着他们的艰辛与努力，也分享着他们的痛苦与快乐。无论是哪一个人的回忆和讲述，都是我们观察战争、理解战争的绝佳方式。

“目击者”存在的终极使命，就是为了讲述一件事：

这，就是战争。

前言

黄昏时分，地勤人员翘首企盼的“喷火”式战斗机终于出现在远空。这些在不列颠上空激战了一下午的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一架接着一架地降低了飞行高度，那宽大的树叶形机翼在上升气流的托举下，缓缓地接近了地面。每架战斗机还没在跑道上停稳，地勤人员和救护车辆就从四面八方奔驰过去，接下疲惫不堪的飞行员，检查满身征尘的战斗机。

指挥官在塔台上焦急地盼望着，他举着望远镜，数着归队的战斗机数量：“10架、11架、12架……有3架没有回来。”他默默地放下望远镜，眉头紧皱。在英吉利海峡的对面，德国空军战斗机和轰炸机的数量是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的4倍，宝贵的“喷火”式战斗机损失一架就少一架，更严重的问题是飞行员的损失，因为飞行员的培养速度是远不及战斗机的生产速度的。照这样打下去，这个中队早晚会被德国空军消耗殆尽，英伦三岛危在旦夕。

“快看！又回来一架！”对面塔台上的哨兵对着指挥官大喊。

他急忙举起望远镜，向远空望去。果然，一架“喷火”式战斗机正在降低飞行高度，只不过机身上正断断续续地冒着黑烟，飞行轨迹也显得跌跌撞撞。这架战斗机越来越近了，透过望远镜，指挥官甚至看到了战斗机驾驶舱玻璃上

的弹孔。指挥官俯下身子，在塔台上对着跑道附近待命的医疗兵大喊：“飞行员可能受伤了！救护车准备！”

战斗机刚在跑道上停稳，地勤人员和军医就七手八脚地爬上了机翼。当他们登上战斗机，打开座舱时，眼前的一幕让他们惊呆了——像雕塑一样倒在驾驶舱中的战斗机飞行员，还有满舱的鲜血。

在似血的残阳下，满含着热泪的英军士兵们，向这架血染的战斗机和飞行员致敬。

此时此刻，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广播中的演说仍然依稀回荡在机场上空：“在人类战争史上，从未有过这样少的人，为这样多的人，做出过如此重大的贡献！”

敦刻尔克撤退之后，且战且退的法国很快就向纳粹德国的装甲集群和轰炸机编队举起了白旗。整个西欧几乎都被法西斯的铁蹄踩在脚下，苏联和德国早已达成“和平协议”，而大西洋彼岸的美国还在犹豫不决，整个自由世界只剩下英国孤军奋战。

英国人民乃至全世界爱好自由与和平的人们，都将目光投向了英国皇家空军。在法兰西战役尤其是敦刻尔克撤退中，英国皇家空军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失。此时，仅有 600 多架战斗机的他们，要去抗击 4 倍于己的德国空军。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战就此展开：印着蓝白红三色环标志的英军战斗机与画着黑白铁十字标志的德军战斗机在云霄中翻滚、追逐、扫射、捉对厮杀，不列颠的蓝天和白云被染成了血与火的红色。随着战争的升级，德国空军的轰炸机像死神一般飞临英国的城市上空，投下雨点般的炸弹，伦敦、考文垂相继化为废墟。作为报复，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机也在夜空中突袭德国，将柏林和不来梅变成一片火海……

黑云压城城欲摧，在危急关头，英国皇家空军能够保卫英伦三岛的上空吗？
天佑不列颠！



第1章 '01

希特勒的“橄榄枝”

丘吉尔指向位于会议桌首席位置的一把木椅说：“我将在这间屋子里指挥这场战争。如果我们遭到侵略，我就坐在那里，那把椅子上。”

第2章 '17

全民动员，同仇敌忾

当丘吉尔出现在他们工作的现场时，他很快就被认了出来，工人们停下手头的工作，大声呼喊他的名字，气氛热烈得如庆祝节日一般。哈尔把镜头对准丘吉尔，将这一刻定格在胶卷上。

第3章 '47

空军实力大比拼

在战争中，大量梅塞施密特Bf-109型战斗机从基地起飞后就再也没有飞回来，并不是因为它们被击落，而是因为它们已经耗尽了最后一滴燃料。

第4章 '67

7月的天空

当我加速驶近敌机机群时，那些上面画着邪恶的纳粹标志的飞机着实吓了我一跳。它们分为3层，形成一个立体的阵容向我们的船队袭来。

第5章 '87

“鹰袭”进行时

爆炸声持续不断，就在我沉浸在轰炸带给我的快感时，不知道从哪儿飞来一群群的英军战斗机，这时我才向四周寻觅，咦，我们的战斗机在哪里？那些护航的飞机都临阵脱逃了吗？

第6章 '109

“黑色星期四”

道丁和手下军官一席人等立即来到指挥中心大厅，修道院大厅中原本放置的一排排长椅早已被一张硕大无比的英伦三岛平面模型代替。



第7章 '129

英国危在旦夕

我在黑暗里像没头的苍蝇一样乱飞，任凭我摆动双翼、上下翻腾，子弹还是雨点般向我袭来。再这样下去，即使飞机不会立即爆炸，我也会在爆炸之前一头撞在哪个山坡上或扎进泰晤士河的河底。

第8章 '149

“误炸”捅了马蜂窝

投弹手告诉我，炸弹很快就要投完了。望着下面陷入惊恐的柏林城，我没有丝毫眷恋。在投下最后 1 枚炸弹后，我们的轰炸机队调头向英吉利海峡的方向飞去。

第9章 '167

伦敦上空的“鹰”

德军高射炮开火了！”我对着对讲机大喊一声，确保所有轰炸机对其有所准备。我的预警很快就得到了回应，“弗里茨”号轰炸机和旁边的飞机都相继爬升了一段高度，以确保脱离地面高射炮的射程范围。



第10章 '185

载入史册的一天

丘吉尔评价说：“这一天是世界空战史上前所未有、最为激烈的一天。”为了纪念这一天，英国皇家空军决定将每年的9月15日定为“不列颠空战日”。

第11章 '203

“超级机密”牺牲品

经过炸弹的洗礼，考文垂已经奄奄一息，市中心被夷为平地，有三分之一的工厂失去生产能力，已经无法进行军工生产。最令人心痛的是有584人在轰炸中丧生，865人受伤。

第12章 '221

最后的轰炸

每当我闭上眼睛将自己置身于德军的炮火之中时，在米尔斯的每一个瞬间，我都能感觉到伟大的伦敦在颤抖。而那艘载与他的船。





▲ 1940年，德军容克-87“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的飞行员正在安装后射机炮。

时间：1940年6月23日中午

地点：法国 博韦

人物：德国空军少校 弗兰克·麦尔斯

身份：德军第1航空队

自从参军以来，日子似乎从来没有这般美好。我甚至有些相信，和平会悄无声息地到来。

“麦尔斯少校，躲避‘喷火’的最好办法是什么？低空俯冲吗？”新来报到的飞行员哈曼问我。

“嗯，同时曲线飞行。”我啜了口啤酒对他说。

在空军基地旁的餐馆里，肝泥腊肠的香味搅动着我的味觉神经，门口那块“此处说德语”的牌子在我们来的那天就已经挂在那里了。哈曼正嚼着他的腊肠，听到我的回答后，停顿了一下，转而又问我：“我们的梅塞施密特 Bf-109 能打败英国的‘喷火’，是吧？”还没等我回答，他又接着说：“等我们到了英国，让我的梅塞施密特 Bf-109 和‘喷火’好好较量一下。但是，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去对岸呢，麦尔斯？”

对于哈曼的第一个问题，我并不敢肯定。在敦刻尔克上空，英国皇家空军的“喷火”式战斗机已经向德国空军展示了其速度和攻击力，我只能说，英国皇家空军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好对付。第二个问题，我自然没有答案，我们伟大的元首接受法国的投降后，正在等待英国最后的答复。不过，从收音机里收到的广播来看，我们还是应该做好应战的准备。因为那些英国傻瓜拒绝和平。

“哈曼，有时间还是多做飞行练习吧。我们已经吃过‘喷火’的亏了，如果真的打起来，英国皇家空军将是我们最难对付的对手。顺便提醒你，真到那时候，别忘

了带救生衣。”我的话引起四周队友的阵阵笑声。哈曼不服气地“哼”了一声，向服务员要了一杯啤酒，他接过来，啤酒的白色泡沫溢出杯子直接流到制服袖口上。

“大家准备一下，下午要做实战训练，让我们去英国皇家空军的地盘上飞一圈，要是能碰上几架飞机就更好了。”这时迪克上校突然出现在门口，通知我们新的训练任务，哈曼不得不放下啤酒杯，跟其他人一样拿起自己的外套向基地跑去。

下午一点半，我已经坐在轰炸机的驾驶座上。哈曼的战斗机就在我视线的左侧，我看见他第一个发动了引擎，料想他已经迫不及待了。飞机的高度不断上升，我们的任务是寻找并轰炸英国港口处的护航舰。这时，英吉利海峡已在我们下方，领航的飞机开始降低俯冲，我也顺着那个方向冲了下去。一个运输物资的英国船队出现在我们眼前，只是它们周围弥漫着黑色的烟雾，使我无法确认船只的位置。这肯定是英国的护航舰施放的烟幕，它们用这种方法迷惑我们的飞行员。这时，我听到爆炸的声音，有人投下了炸弹，为了更加准确地命中目标，我飞得更低了。这次，英军护航舰清晰地暴露在我的视线里，它们就在船队的边缘，就像待宰的羔羊。“去死吧！”我在心中默念。同时，我按动了按钮，炸弹找到了它的归宿。

我们对英军船队的空袭非常顺利，英国皇家空军并没有派出飞机应战。“英军一定是害怕我们，躲在家门口不出来。”结束任务回到机场后，哈曼意犹未尽地说。

情况当然不是那样，虽然我不知道真正的原因，但我猜测，也许他们宁愿牺牲些船只也不想让他们少得可怜的飞行员和飞机出来送死吧。

按兵不动错失良机

1940年6月5日，晨风吹醒了疲惫的敦刻尔克，此时这座古老的城市已经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英法联军“敦刻尔克撤退”的战火在它饱经风霜的脸上留下了一道道新的伤疤。海滩上随处可见的是丢弃的弹药、碎布片、鞋子。带有英军或法军标志的卡车、大炮和坦克无精打采地停在那里，还有堆积如山的军用罐头和废弃的杂物。放眼望去，整个海滩就像个荒废的破烂市场。



● 纳粹德国“帝国元帅”，德国空军总司令，赫尔曼·戈林。

太阳若无其事地升起，阳光照在两名德国空军高级将领的军帽上，他们在沙滩上边走边聊，光亮的皮靴踩在英法联军留下的废墟上。其中，个子不高却大腹便便的那位正是德国空军参谋部的沃尔多将军，另一个则是德国空军监察长米尔契将军，也就是德国空军总司令戈林元帅的副手。

“英国在这场战争中获胜的希望被埋葬在了这里，这里就是他们的坟墓。”沃尔多将军得意扬扬地说。

“你错了，他们的希望还没有被埋葬！”米尔契将军望着平静的海面，皱了皱眉头说。

在不远处的一列豪华列车上，他们的上司、德国空军总司令赫尔曼·威廉·戈林元帅正在等待召开一次德国空军总司令部会议。戈林身材高大，一张大圆脸上点缀着两片薄嘴唇，他用那戴满钻石戒指的手拄着手杖在车内踱着方步，身上的香水味在空中飘散开来，挂在胸前的勋章和珠宝不时传出轻微的撞击声。

这位帝国元帅于1893年1月12日在德国巴伐利亚罗森海姆的温泉别墅出生。他的父亲海因里希·厄恩斯特·戈林是海外殖民地总督，与铁血宰相俾斯麦关系亲密，在其64岁高龄时才有了戈林。他的母亲范妮·蒂芬布鲁恩比丈夫小20岁。幼年的戈林经常与父母分居两地，在家中接受家庭教师的教育，此后先后就读于卡尔斯鲁厄的空军士官学校和著名的柏林利特费尔德军事学院。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戈林先在陆军服役，后成为一名飞行员。他先后执行过侦察机和轰炸机等任务，曾担任著名的里希特霍芬飞行中队的指挥官。戈林在空战中曾击落23架敌机，成为德国著名的王牌飞行员，获得了二级铁十字勋章。战后，他和许多飞行员一样被迫退伍，一度流落到丹麦做飞行表演，后又来到瑞典当运输机驾驶员。

1921年，一个偶然的让他结识了希特勒，二人一拍即合。戈林相信希特勒能把德国从协约国的欺压中解放出来。而希特勒对戈林也颇有好感：“战斗英雄戈林是最好的宣传素材，而且他非常富有！”

1923年11月8日，啤酒店暴动，戈林与希特勒并肩战斗，慕尼黑警察向他们射击，戈林身负重伤，被人救走。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医院的医生给他注射了吗啡，从此他染上了毒瘾，每天都必须注射50毫升。

1927年，戈林重返德国后继续为希特勒效力。他筹措款项，壮大纳粹党的实力，为希特勒登上权力最高峰殚精竭虑。1933年操纵国会纵火案，对共产党